



觀妙齋藏金石文攷畧序十  
御史臺精舍碑

公書 崔湜撰 梁昇卿書 開元十二年

御史臺精舍記 崔湜纂 梁昇卿書 讀其

文則湜於佛可謂篤信者矣 唐書列傳云

相彦範等當國畏武三思使湜陰伺其姦

而三思息寵日盛湜反以彦範等計告之遂

勸三思速殺彦範等以絕人望因薦其外兄

周利正以害彦範等又言湜敗襄州刺史以

譙王事當死賴劉幽球張說救護得免後寧  
相陷幽求嶺表諷周利心殺之不果又與太平公  
主逐張說其餘傾邪險惡不可勝紀世言  
佛之後能以禍福怖小人使不為惡又為虛  
語矣以斯記之言驗湜所為可知也故錄之  
於此其碑首題名多知名士小字頗佳可愛  
也治平元年三月九日書 集古錄 開元二十二年  
此梁昇卿追書崔湜文湜人品殊污人齒類而昇  
卿尚追書其文何也豈唐世重佞佛湜之精

舍於御史臺適投時好耶但昇卿亦齋聲  
動一時東封朝覲碑史冊稱之今觀此碑名  
不虛身碑陰題侍御史并內供奉殿中侍御  
史并內供奉監察御史名共六百餘人參差不  
齊分書者五六人餘皆正書之皆有法 石墨鐫  
此唐中書令崔湜為殿中侍御史日所摹蓋  
已入相而後人追書之者分體嚴正自是盛唐  
本色 墨林快事  
此書與夷齊碑結體相類唐人隸書之可

觀者也

蒼潤軒帖跋

唐自貞觀中李乾祐為御史大夫別置臺獄因當訊就近拘繫之其漸也侍御史東西推監察御史糾視刑獄各禁其因迨武后時來俊臣侯思正皆為御史制獄之外臺獄圜扉怕滿崔隱甫總臺務言於朝掘去於是旁列精舍以釋典臧之崔湜為文梁昇御書以八分開元十二年勅諸石碑陰列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并內供奉銜題名僅盧懷慎崔湜陸

景初三人亦昇御公書自懷慎以下正書百二十二人侍御史也自湜以下正書百八十四人殿中侍御史也自景初以下正書三百零七人監察御史也碑額又有天寶元載以後侍御史知雜侍御史監察御史共五十人而碑之左右推拓不及焉中有薛岳者二名重文碑凡三見此唐一代所僅有也昇御自監察御史歷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再遷太子右庶子

曝書亭集

今在西安府儒學碑陰題名表其上格曰侍御

史并內供奉列盧懷慎等名中格曰殿中侍  
御史并內供奉列崔湜等名下格曰監察御史  
下有一并字下缺不全列陸景初等名其盧崔  
陸三人姓名並八分書蓋梁筆也餘則正書乃  
後人續書之者 碑額空處前後皆有刻前  
刻監察御史及姓名後刻知雜侍御史及姓名  
有自天寶元載以後七字按天寶三年始改  
年為載不當云元載恐是追書 金石文字記  
涼州都督郭公神道碑

知運有兩碑其一張說文其一蘇頲墓知運  
傳載其子二人曰英傑英乂而蘇張云所為  
碑書其子二人曰英傑英奇英協英彥而  
無英乂歐陽公疑焉以謂英奇等三字在  
唐不顯史家闕漏尚或有之英乂嘗為西  
川節度使其事甚著史官不應差其世  
家而蘇張二公作銘在知運卒後不遠而不  
應缺其子孫余按代宗實錄云英乂知運  
季子而元載所為英乂墓碑亦云隴右節

度使知運公之皇考也然則英乂之為知運子無疑又按英乂碑云公以天寶二載筮仕蓋知運以開元九年卒明年立碑之所載諸子皆以有名位英乂幼未從仕故不載尔余又嘗得徐浩所為英傑碑有云移孝於忠二葉四將齊名當代同氣十人然則知運諸子碑傳缺漏者尚多不獨此三人而已 德宗實錄又有郭英幹云英乂弟也 金石錄

漢陽卞氏墓誌

康熙二十年秋禁垣西偏中官劉進成宅掘地誤發古墓中有瓦爐一瓦罌一墓石二方廣各一尺二寸刻卞氏墓志四字環列十二辰相皆數者人身一刻誌銘而書誌作誌又無墓主人姓名第云歸于我彭城劉公而已文稱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七月朔夫人寢疾卒於幽州薊縣以其年權窆於幽州幽都東北五里禮賢鄉之平原按憫忠寺有唐人舍利記二云寺在城東門一云大燕城內地東南隅

有憫忠寺門臨康衢則唐之幽州在今都城  
之西南合之是碑益信

曝書亭集

邠國公梁守謙功德銘  
此碑右神策軍護軍中尉楊豕和纂并  
書邠國公者內侍梁守謙也攷之唐史宦者守  
謙無傳惟憲宗十五年書帝暴崩於太極  
殿中尉梁守謙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  
承瓘及澧王惲而韓文公平淮西碑亦載守  
謙在帝左右常命之往撫蔡師夫守謙以

一宦者而爵至上公此可見憲宗之信任小人宜  
其晚節不終卒死宦者之手然則余之錄此

蓋將為天下後世之戒非徒取其文字也

金薤琳  
珉

此宦者梁守謙造經於興唐寺而護軍中  
尉楊豕和為銘之書之者也書全法歐陽  
蘭臺方整老勁所不及者結構小疎耳但  
頌宦者功德乃謂淮蔡之功十居其七將令  
裴李諸公何處生活

石墨鐫華

此淮蔡之役監軍內侍紀功之碑也為右監

軍揚泳和所摹并書者功則是已而其事  
不典是以文章家希言之即字頗可存而  
名不揚且更大誅中人之變書人姓名亦為鏟  
駁後之射利者以其非名筆且姓字又漫可  
以作偽乃指為徐浩并其文亦先從尾裝之  
遂不可讀予乃詳攷而得之行改易一復其  
初遂為完壁唐碑如此全美者甚少亦此字  
之幸逢也 墨林快事

重脩孔子廟碑

此李北海邕摹而張庭珪書邕文不及書此碑  
是已庭珪名書之小史謂邕文必致珪書而評  
者有古木崩沙間花暎竹語觀此亦未為的  
然但書趙盾作趙遁何也 石墨鐫華

此開元七年碑也李邕製文而八分即屬之  
張庭珪蓋李多行恐其傷於不恪而然乎  
抑可見唐日之以八分為重也張書嚴整有  
法不為新奇之致而鋒芒光燄矣映澈墨

林快事



舊唐書張庭珪傳庭珪素與陳州刺史李  
邕親善屢上表薦之邕所摹碣碑之文必  
請庭珪八分書之庭珪既善楷隸甚為時  
人所重庭字作廷邕傳同 金石文字記  
葉有道先生碑

北海公隸固自道逸雖於漢人不無小遜而  
與梁昇卿韓擇木輩遂庶未知死誰手  
矣又趙明誠錄二碑一為邕行書一為韓擇  
木八分書此八分書而曰邕不知何故豈后世

翻本者未見邕碑而以韓書附會邕名耶書  
以俟攷 石墨鐫集

右有道先生葉公碑李邕摹并書余集古所  
錄李邕書頗多最後得此碑於蔡君謨君  
謨善論書為余言邕之所書此最為佳也

集古錄

此碑似經重刻乃李字之瘦勁有骨力者莫  
過於此而始終完全如此石者更不易得葉  
先生種之奇行知非虛設北海記載隱而不

沒略而不漏添得述二氏異端之法墨林快事

有道之子慧明孫法善三世為道士其祖若父

之碑皆邕摹而書之可謂濫矣書法秀逸開

雅不見欹側之態蔡君謨謂是邕書之最佳

者良然金石文字記補遺

承天軍城記

道士胡伯仁書

大曆元年

茅山紫陽觀法師碑

玄靜先生碑柳識摹張從申書李陽冰篆

額唐世工書之士多故以書知名者難自非有以

過人者不能也然而張從申以書得名於當

時者何也從申每所書碑李陽冰多為之篆

額時人必稱為二絕其為世所重如此余以集

錄古文閱書既多故雖不能書而稱識字

法從申所書棄者多矣而時錄其一二者以

名取之也夫非眾人之所稱任獨見以自信者

子於是慎之故特錄之以待知者集古錄

從申書法出二王而與李北海彷彿昔人評

其書獨步江外此碑在茅山蓋唐行書之得名者

東里集

玄靜先生碑有二本一為顏魯公書一為張從申書昨余遊三茅山時見魯公碑乃方石斷裂草野而是碑板瑩然如玉壁立廡下李陽冰題額於大曆七年八月十四日建諸多為人指所畫豈以此碑世為三絕故遂膾炙人口而知與不知皆愛耶

蒼潤軒帖跋

清河郡王李公紹功載政頌

王士則行書 永泰二年

王公此碑頗奇偉有矩矱

蒼潤軒帖跋

右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德政碑寶臣降虜與田承嗣輩創藩鎮之相其人本不足道碑辭脅下為諛餒譟不文獨王士則者僅見陶九成書譜中不甚著而書法道勁瀟灑有李北海張從申之筆良可寶也碑在真定御史行臺不易搨昨夏溫中丞如璋致一本裝潢成帙而記於後

弁州山人稿

左金吾衛將軍臧希晏碑

碑在三原縣

右金吾衛將軍臧希晏碑朝議郎守衛尉

少卿淮陽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韓秀

弼八分書文多模糊不可讀所可辨者其卒

以廣德二年八月五日及有懷恪懷亮語改懷

恪碑希晏其長子也書法亦清勁可喜其能

不因開元帝之好而變者乎墓文為銀青

光祿大夫行兵部侍郎清河郡開國公而

缺其名當以史証之弇州山人稿

### 華岳題名

顏魯公大字正書

乾元三年

今在華岳碑之右旁王伯厚言華岳題

名五百十一人再題三十一人自開元訖清泰今

存者惟此與述聖頌二碑不過二十餘人而已

又曰地震之後以碎石裝砌岳廟大門墻上

亦有唐人題名今王無異所搨得者通共九十

二人有張士淹李德裕李商隱名金石文字

唐人書法俱從右軍稷帖中各自抽繹而成如  
伯施得其朗潤信本得其縝栗登善得其  
婉逸公權得其雄邁恭和得其超卓陸東之  
趙模則又全體脫出而乏其神駿其不踐迹  
而天成者顏平原楊景度二人耳六硯齋  
文宣王廟新脩三門記

八分書 張孝智摹 張平書 大曆八年

今在曲阜 金石文字記

孔廟殘碑

正書 程浩摹 顏魯公書 今在華州

此文載唐文粹為扶風縣文宣廟記大曆  
二年駕部郎中程浩文而今西安府學有僧  
夢英書此一記其文正同但去扶風古縣也半篇  
其跋云此記刊石元在湖州臨安縣夢英愛  
而書之豈駕部先作此於扶風魯公又書之  
於湖州而去其半篇耶又攷唐地里志臨安  
屬杭州不屬湖州得非夢英之誤耶今華州  
有此殘碑數十字其文同 金石文字記

嵩山圓澈禪師禪林真訓

李邕書

開元十三年

鐵像頌

王端謨蘇靈芝書

開元二十七年

石之堅不及鐵而像之尊又過於碑當其為像時豈不欲萬古長在哉寧料其後數萬斤鉄已灰滅而獨賴此一片石使今日知此地曾為山魏暉之容香花之奉可以起來茲之想憶耶

墨林快事

右易州錢像碑頌開元廿七年崇文館校書郎王端謨行易州錄事蘇靈芝書端此文多頌故太守盧暉德政詞猥旨瑣不復可解靈芝此書道勁有逸氣然令景龍間虛和之度埽地矣宣和譜謂其行書有二王法而成就頓放當與徐浩鴈行戈脚復類世南夫季海誠有之以擬二王永興吾未之敢信也譜又謂靈芝嘗為易州刺史郭明肅書候臺記宋時墮胡中胡人每以墨本詣

權場需絹十端始易一本妬者竟碎之今  
此碑幸尚完而求其所謂十絹之直埋不能  
得一也物完毀貴賤要自有時然亦有不可  
解者弇州山人稿  
陶南村評蘇易州書謂有二王法且於徐季  
海鴈行可謂知言大抵唐人書端謹有則况  
易州復有書名直趙明誠之宋之也此碑傳  
世甚少豈以結字古朴不入時好耶金石評攷  
蘇靈芝書余所見者幽州憫忠寺寶塔頌

及是碑而已今其石漸泐飛動之致已失遂不  
堪與北海對壘此宋人搨本精采具存董  
尚書稱其道密宜矣冊舊藏曹氏古林康熙  
壬午春忽見於花南水北之亭正如久別故人  
相對吉林金石表儲藏秦漢已來至五代十  
國凡七百本近已散失斯碑獨為識者所得

幸矣

曝書亭集

憫忠寺塔頌

此蘇靈芝為史思明書乃唐之所不宜存

其跡者易之人傳其碑無亦以妙札之故今  
觀其字拚有李顏二家而視北海則加莊視  
太師又多雋誠足述也 墨林快事

宋文惟簡鹵庭事實曰燕京城東壁有大  
寺一區名曰憫忠唐太宗征高麗回念忠臣  
義士沒於王事者建此寺為之薦福東西  
有兩磚墻高可十丈是安祿山史思明所建  
此碑稱御史大夫史思明奉為大唐光天大  
聖文武孝感皇帝敬无垢淨光寶墻頌

者是也春明夢餘錄曰此碑蓋建於思明初  
歸附之時其碑完好近日劉同人作帝京景  
物畧謂碑上半断裂不可讀且蘇靈芝書  
名甚著當時乃謂為李北海自鐫名尤  
誤之甚不知北海自鐫名乃伏靈芝也此碑  
書丹於石故以左為前

按舊唐書肅宗紀至德二載十二月己丑賊  
將偽范陽節度使史思明以其兵眾八萬  
與偽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並表送降三



載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冊皇帝尊號曰  
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二月丁未大赦天下  
改至德三載為乾元二年今此碑建於二載十  
一月而已稱尊號又以大聖字移在文武之上  
與史書不合  
宣和書譜蘇靈芝儒生也嘗為易州刺史郭  
明肅書侯臺記靈芝行書有二王法而成就  
頓放當與徐浩鴈行戈脚復類世南體亦善  
於臨仿者

余後至燕一日與鄞人萬言同至憫忠寺諦觀  
此碑萬言曰前行大唐先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  
及中間唐字史思明字類磨去重刻者石皆  
凹而首行憫忠寺上元只二字今改范陽郡三  
字蓋思明復叛之後磨去之及思明誅後此  
地歸唐後人重刻者也當日君臣之分殆如弁  
棋然非親至其下摩挲遺石而後搨帝上之  
字未有能得其情者若年月尊號之先後  
亦從此而無疑矣

右憫忠寺寶塏頌其文張不矜墓蘇靈芝  
書建自唐至德二載碑稱御史大夫史思明  
奉為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敬无垢  
淨光寶塏頌宛平孫侍郎耳伯著春明  
夢餘錄謂碑建於思明初歸附之時而  
崑山顧處士寧人募金石文字記稱嘗偕  
鄆人萬貞一觀是碑其文陷處顏磨治再  
刻以為思明復叛之後磨去及思明誅此地  
歸唐後人所重刻者今年冬遇貞一於諸城

李渭清所遂同往觀焉碑首范陽郡三字史  
思明三字次行大唐等十二字文中維唐紹統  
及彼命成興禪虞又東宅眾西都八川暨唐  
祚字至德二載字其文深陷然書法寔出一  
人始悟侍郎處士所云猶未為定論也攷思明  
之降在至德二載十二月至明年正月肅宗始  
加尊號二月乃赦天下改元碑既建於二載上  
月不應預書尊號又思明初附肅宗授以  
歸義王范陽節度使若碑於降後宜大

書王壽時不當祗稱御史大夫則是碑之建蓋  
在思明未降唐之先范陽三字其初本二字  
祿山僭稱范陽為東都必東都也大唐一行  
其初必祿山父子偽號文中唐字其初必燕  
字而至德二載其初必祿山父子僭號之年  
無親載改安慶緒襲位賜思明姓安名榮  
國迨既降附復更舊名因命靈芝改書者  
尔碑文以左為前寧人謂書丹於石之故親  
從祿山俗尚未可定也不矜與判官耿仁智同

僚思明之將復叛也表請誅李光弼不矜寔  
為起草辭曰陛下不為臣誅光弼臣當自引  
兵就太原誅之及將入函為仁智削去思明知  
之遂執二人仁智死不矜度難獨免可知已當  
日思明降而復叛既誅之後唐人見其碑踏之  
惟恐不力安有反勒其名於石者乎此又事  
之所必無也貞一聞余言作而曰有是哉於  
是人摹一本余為攷其始末書於後

曝書亭集

田仁琬德政碑

此蘇靈芝書靈芝武功人生開元天寶間書  
與胡霈然齊名霈然書評者謂其格力不  
揚今霈然書不可見此碑可以得其概矣夫  
都原出聖教而肥媚為多尚不及王緡書王  
清源公碑而宣和譜擬之李海伯施季海  
不足論恐伯施於地下笑人石墨鐫華  
夢真容碑

蘇靈芝行書開元二十九年今在盩厔縣  
樓觀

是年四月玄宗自言夢見玄元皇帝云有像  
在京城西南百餘里即命使同諸道士求得  
之於盩厔縣樓觀東南山阜間迎至興慶  
宮大同殿宰相牛仙客李林甫拜賀金石  
文字記

靈芝之字縱而有體嚴而不局最為合作蓋  
學褚而得其神者同時如薛稷徐浩未之  
或先也墨林快事

此蘇靈芝書按碑開元帝夢老子真容求

得之中南之樓觀博州刺史李成裕奏准諸州  
同勒石則此碑天下皆刻之金石畧載之云未詳  
所在余此碑并田仁琬碑得自鄉人之守易州  
者或在易州今中南樓觀亦有此碑亦靈芝書  
文同而易州碑稱奉勅旨宰相牛仙客樓觀  
碑稱張九齡按碑此事在開元二十九年閏四  
月九齡自二十四年罷相二十五年年左遷荊州長  
史二十八年薨未嘗生至二十九年也似當以易州  
碑為是樓觀碑經宋翻刻字畫不及易州

三舍豈但課易其名姓耶

石墨鐫華

石墨鐫華論此碑在易州樓觀之異同可  
謂明確余所收一本稱牛仙客不稱張九齡  
則此碑非樓觀所刻也獨異真容求得之  
樓觀而碑刻於樓觀者有以牛為張之誤  
何與余又得刻在古白鶴觀一碑先是党  
光所書早已損壞漢軋祐三年揚致柔

奉命重書者

光暎識

不空禪師碑

不碑徐浩書浩傳曰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世  
狀其書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尤為司空圖  
所愛又嘗論書曰鷹隼之彩而翰飛戾天者  
骨勁而氣猛也翬翟備色而翱翔百步者  
肉豐而力沈也若濛矐而高翔書之鳳凰矣可  
謂詩詡之極今觀此碑雖結法老勁而微少  
清逸在唐書中似非其至者

石墨鐫華

顏魯之與季海同時同有能書之聲於世今  
顏之傳者不下數十本而徐之存者蓋少故人

知宗顏而季海之名遂掩余經營四十餘祀始  
獲此帑乃手自重裝盡發其字之精神真態  
然後知二家之法度情致初似一規顏之體緊則  
乏舒揚之氣徐之體適則多冲夷之美徐更  
進一籌若通其行草分篆計之徐不啻後  
矣

墨林快事

大遍覺禪師塏銘

玄奘久居西域廣釋佛言唐太宗極尊崇之  
據史卒於顯慶六年即龍朔元年銘則云

卒於麟德元年之二月史云年五十六銘云年  
六十九先葬滄東後移徙樊川北原即少陵原  
文宗開成四年劉軻纂文僧建初書行草  
秀勁有法而文亦粗能言師事俱可存也石

墨鐫華

慈恩寺基公塋銘

李弘度纂沙門建初行書開成四年今  
在西安府城南興教寺

基公者尉遲敬德之後子也度為僧譯經於

慈恩寺卒於永淳中太和間始建塋李弘度  
銘之書者亦建初然其筆法不無少遜玄奘

塋銘 石墨鐫華

奘基法師尉遲敬德之子年十八有絕力每出  
以三車自隨一載醇酒精饌一載女樂十餘人  
一載兵器而自與壯士錦袍花帽以騎從遇所  
欲留處繼飲至醉擁女樂遍幸之而後與壯  
運矛挺槊持刺自快率以為常玄奘法師  
自西域取經回欲立賢首宗旨而難其堪授

者一日請於唐文皇曰大唐國中能承我法嗣者  
尉遲子耳帝命敬德令依契剝落契為開示  
數語即盡棄其習而精研宗乘今相宗諸  
秘奧皆其所披析也然性廓落不知有戒律  
饑則恣食飽則齁睡而已一日行脚買牛肉啖  
之而挂其餘於錫端至一刹乃宣律師所住也留  
三宿別去宣律平日受天供不御人間食至是  
天供三日不至奎師行復來宣師曰日來為粗  
行者腥穢所觸耶天人曰不然我輩岳瀆小

聖耳兩日間本刹有大乘菩薩四洲大力神  
王色欲界主咸在擁護故不敢唐突今幸

其行始得展敬也宣律為之三歎久之曰

我不能也而奉律益嚴

此段話記海上老僧  
講休如者與予夜談

於龍井不知所撫出藏何函何典爾時但覺雄○紫  
蓮歷落之氣可以壯人膽骨故特追而著之

桃軒雜綴

尊勝陀羅尼經咒石幢

張少悌行書 天寶七載

今在西安府尊勝陀羅尼石幢天下多有



不具載此以少悌之名而存之 金石文字記  
余所收石幢文九十帝一張少悌書此金石文字  
記謂以其名而存之者也石墨鐫華謂其書  
清圓秀逸蘇靈芝輩不及曝書亭集亦  
稱其筆法娟秀一劉鏞書曝書亭集有  
跋一僧無可書石墨鐫華稱其佳無可俗  
賈姓島之後弟也寧照和尚碑是其所書  
為鑒賞家所貴一趙信書一司馬簡書一  
高岑書一沙門義淨譯其三無姓名書法

要皆可觀

光暎識

帝廟碑

李經書 大曆二年

贈太師孔宣公碑

此崔行功卷孫庭範書行功常書開元  
寺千佛記者庭範無書名而此碑分隸  
是唐初法亦有漢魏遺意可與唐詔表  
碑同觀 石墨鐫華  
碑文內升什二字升音陞什音糾隸釋漢

苦縣老子銘有什星字司隸校尉楊孟  
文石門頌上順什極白石神君碑米什五錢注  
並云斗字漢隸分韻升什唐比邱尼法琬碑天  
今斗極竟作升字則謬矣昔人以其文易  
混故改升為斗俗作斗而二字多有誤者故  
漢書食貨志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  
則損畝如之臣瓚曰當三斗尚書帝命驗  
黃曰神斗博雅誤作神升又世語姜維膽  
大如升誤作斗

字之斗者漢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弄碑  
斛作斛苦縣老子銘涼州刺史魏元平碑  
科作科魏受禪碑料毅用兵料作料王知  
敬李衛公碑運奇料敵作料歐陽通道  
因禪師碑斜作斜韋虛心鄭子春北岳廟  
碑史惟則慶唐觀金錄齋頌魁作魁晉  
書孝武帝紀論謝玄之善料軍事何超音  
義曰料力弔反一作料後人不知古人書法妄  
改為斷而溥化閣帖晉簡文帝書斟字作

斯又於升旁加一點以別升字後周華岳頌  
斯字亦同張公禮龍藏寺碑揖讓而升大  
寶升字作斗以斗加一點為升則不經之甚

矣 二條金石文字記

少林寺靈運禪師碑

靈運禪師碑試大理評事崔琪謬會善寺  
沙門行書而缺其名余向遊少林愛其中  
碑刻時值大雪命人搨之此其一也或謂余  
好奇之過不知余之所得抑亦多矣 金薤琳琅

此碑天寶九載立世言開元天寶之際文人唾  
地皆成珠玉今以此碑觀之如云窮歲默坐  
猿對茶椀鳥棲禪菴彼嶺雲無心即我  
心矣彼澗水無性即我性矣此數語雖今之  
善知識不能拈出况經生哉書法自聖教  
序中出是善學逸少者 蒼潤軒帖跋

今在寺中碑頂有字云寺西石墻靈運師墳  
即梁帝皇嗣也以其為梁武帝之裔而  
稱皇嗣亦為不順其陰刻陀羅尼經咒金

靈運碑者唐崔琪摹末之聖善寺沙門勤  
下殘缺二字當時僧書身文淺陋不足道  
書法絕類聖教序無一筆不似後世傾側  
偃臥以取姿態者其人材雖足稱要之有  
愧於此髡也弇州山人稿

翔方節度李光進碑

今孤楚謬嗣子季元行書今在榆次縣  
光進與弟光顏並為唐名將憲宗平淮西

光顏功最高唐書文並有傳光進碑今孤楚  
所摹光顏碑李程所謬皆名臣也然歐趙二錄  
皆無此二碑歐錄所載李光進碑楊炎謬韓  
秀實書者乃李光弼之弟非光顏兄也趙錄  
有贈太保李良臣碑則光進之父官止雞田州刺  
史初無功績以光顏故贈太保與二字同葬一地  
乃趙氏錄其一而遺其二殊不可解余友朱錫  
壘過榆次趙村搨得此碑以副本遺余故得  
而錄之金石文字補遺

太保李良臣碑

正書 李宗閔墓 楊正書 長慶二年

楊正書 今在榆次縣

李良臣即李光顏之父也碑為李宗閔墓文

詞尔雅可喜宗閔牛僧孺皆一代奇才而自

陷朋黨惜哉 金石錄

良臣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襲雞田州刺

史隸翔方軍其稱太保者以子貴贈官

書亭集

義陽郡王苻璘碑

右唐苻璘碑按唐書列傳璘姓苻而碑作

苻以姓氏書改之瑯琊苻氏出於魯頃公之孫

公雅為秦苻節令因以為氏而武都苻氏出

於有扈之後為啓所滅奔西戎代為氏酋本

姓蒲至苻堅以背有文改焉今此碑以璘為

苻氏又云其先瑯琊人皆不可知然按璘與

弟瑤皆封邑於瑯琊豈書碑者誤以苻為

苻其家出於武吏不知是正乎 金石錄

符尚書碑字法深厚與崔太師碑同王文含  
自秦中搨寄此本把玩竟日唐初諸公無不  
學晉即褚河南劉正不撓千古偉人而其書亦  
帶有婁娟不勝羅綺之致蓋屈而就晉法  
也至誠懸始大闢境界自出手眼雖學魯  
公常有出藍之譽故唐人稱其一字千金  
又謂墓碣之書不出誠懸則為不孝至四  
夷咸知寶重豈俾致哉近人評書者乃  
以晉法繩之真井蛙之見也 銷夏記

### 嵩陽觀碑

聖德感應頌尚書右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  
晉國公李林甫卷蓋玄宗命方士煉大還於  
嵩陽觀六轉而移煉緱氏山太子廟九轉而  
林甫紀其瑞者也當是時女蠱邊豐交作  
於中外而林甫以金石之毒發之天下之緣智  
幾絕而唐事去矣而君臣方日熙然交吏  
其美而張大之良可歎也頌成之明載太真  
冊其又七載林甫歿又四載帝走蜀不知大

內辟穀自託元始孔昇真人時亦得此丹力否  
耶書為徐浩古隸與帝隸法絕相類雖以  
肉勝亦自有態可寶也 弇州山人稿

嵩陽觀聖德感應頌乃道士孫太冲為明  
皇煉丹六轉而移緱氏山九轉而李林甫紀  
其瑞徐浩書其碑者也碑作於天寶三載  
是時開元之政已弊而林甫以姦佞為鮮本不  
足採但浩分隸與史惟則輩集欲伯仲矣

石墨鐫華

臨淮武穆王李光弼碑

此碑顏清臣篆張少悌書少悌書在當時不  
大知名而此碑殊勁拔清圓深得右軍行草  
遺意惜殘缺不完且於李公中興偉畧不得  
一証之唐史耳 石墨鐫華

此碑在張誼書姜嫄碑之上盛時泰借觀  
姚氏法書內有此帙敬為書評歸之 蒼潤軒  
帖跋

姜遐斷碑

姜晞正書碑在醴泉縣 此碑在醴泉縣

遊者暮之孫行本之子史但附元簡傳纂  
書遊碑乃簡之子晞代簡嚴行本爵為  
邠國公者也書法全師登善而結體小弱碑  
上段已止止有下段棄墓側余摩而錄之石  
墨鐫華

高邑縣殘碑

本願寺銅鐘銘

開元十九年

東京大福寺口口墓集書

龍門山大盧舍那像龕記

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西東北過陸渾縣南又東  
北過伊闕鄴道元注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  
對望之若闕春秋之闕塞是也韋應物詩  
鑿山導伊流中斷若天關而司馬君實之  
言曰龍門伊闕天所為非山橫其前水壅其  
流禹始鑿之然後通也斯言其信矣夫山有  
八寺其一曰奉先像建自咸淳三年而以調露  
二年賜額蓋闕去洛陽二十五里而近兩岸洞  
龕佛像累千合夾侍坐立者幾盈萬此杜



少陵詩所云氣色皇居近金銀佛寺開也碑

關書者姓名或云表元哲瑛攷正續書之康熙

戊子竹垞八十翁彞尊識

曝書亭集

言曰勝門中開天而無非上赫正氣而水整其

譽上尊中然中德矣天關西百馬先解之

勝望之文開春每之開塞長長也音軌吹詩

北極明開無一變元德皆以解德公賦水而七味

水經中亦在兩湖線西東六與對戰線南又東

觀妙齋藏金石文攷畧序十一

中興頌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摹顏真卿書之字尤奇

偉而文辭古雅世多摹以黃絹為圖障碑在

永州磨崖石而刻之模打既多石亦殘闕今世

人所傳字畫完好者多是傳摹補足非其

真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史李建中家

蓋十年前崖石真本也尤為難得尔

中興頌刻永州浯溪上斷其崖石書之刺史元



集古錄

結暮結自以老於文學故頌國之中興頌成乞  
書顏太師太師以書名時而此尤瑰瑋故世貴  
之今數百年鮮封葢固遠望雲烟外至者仰  
而玩之其亦天下之偉觀耶嘗謂唐之文弊極  
矣結以古學為天下倡首芟擢蓬艾奮然振  
出數百年外故其言危苦險絕畧無時習態  
氣質竒古踔厲自將嘗曰山蒼然一形水泠然  
一色大拉以簡潔為主韓退之評其文謂以所能  
鳴者余謂唐古文自結始至愈而後大成也廣

川書跋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商周之遺篇可以概見今次山乃以魯史筆法婉  
辭含譏蓋之而章後來詞人復發明呈露則磨  
崖之碑乃一罪案何頌之有竊以為未安題五  
十六字刻之石傍與來者共高畧之 三頌遺  
音和者稀半容寧有刺譏詞絕憐元子春  
秋法却寓唐家清廟詩歌詠當諧琴搏  
拊策書自管壁瑕疵紛々健筆剗題破從

此磨崖不是碑

范成大

磨崖碑中興頌元結摹顏真卿書字畫方正平穩不露筋骨當為魯公法書第一唐文靡瑣極矣至結與蕭穎士輩方振之頌亦典雅仿嶧山諸碑第有可議者頌其若而并其若之父曰噫嘻前朝孽子臣姦驕且冠之篇首豈頌體尔耶吉甫於宣王詩穆如清風者未聞以厲王并也序辭所謂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亦詩矣晚人不當如是

弇州山人稿

磨崖中興頌碑自歐陽公集古錄已謂其歲久剥裂字多殘闕好事者以墨增補之元美最博雅乃云字畫方正平穩不露筋骨當為魯公法書第一豈元美所見乃崖石真本耶予獲一帙恐是棗刻雖筋骨不露而神氣全巨惜不得至永州崖一證之

石墨鐫華

此魯公書之翹然者在八關齋記之上

蒼潤軒帖跋

書至於顏魯公魯公之書又至於中興頌故為書家規矩準繩之大匠河朔嘗見三數本皆

完好而森如劍戟有不可犯之色今得此本頗有殘缺既裝褙則反得古中韻勝乃知崖角刻弊本真全露有李白所謂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者尤可賞激也陵川集

元次山有文名唐人所推重中興頌又其得意之作乃其韻俱用平聲弥見弱夫宮商絳緯依永乃和盡用仄必唯殺矣盡用平必滯伏矣陸平原所謂偏弦獨張清奏靡應此頌不無此疵焉此頌大曆六年鑄於永州

溪石崖已八百幾十年不遽泯徒以顏魯公正書能使山靈訶護若此耳李陽冰琅琊庶子泉銘亦磨崖字已不可辨余親見之或謂此頌是再模則不可知矣宋廬陵羅大經說歎肅宗即位靈武事遂謂節判前叙數語止言大業而不及盛德以為節判亦不滿之羅君讀此不及竟耶頌中固已有盛德字以補叙文之闕作文固有稱停庶免複累此文廬陵之所不識也隅園集

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

右顏魯公書字徑可二寸許方整道勁中別具恣態真蠶頭鼠尾得意時筆也此書不甚名世而其格不在東方家廟下故非餘子所及也記文宋州將吏為節度使田神功疾愈請禱此猶裨媚驕帥之常巨足怪者第其時有可慨也蓋載緡鴻漸輩方以因果之說後人主至引阿脩羅帝釋為証每虜至禮佛祈禱退則脩八關齋飯僧報謝將帥體解而世風靡矣

嗚呼唐之所以終不復振也有由哉 弇州山人稿

此宋州將吏為節度使田神功頌疾愈作齋會也神功故非良臣徐白等媚其主帥非佳事而魯公為墓為書何也乃其字法大徑三寸

許方整道勁不減曷情贊家廟碑 石墨鐫集

八關齋碑在歸德府字法大徑三寸許方整而有風致視他書更勝 銷夏記

此碑乃因田公之病而為之當時所費不下千萬然當時猶有烜耀於此者今皆漸滅而田公事

獨以魯公之書而傳余常評此書在顏碑最  
為奇偉蓋以氣像森嚴而又不窘束故耳

潤軒帖跋

刺史崔倬叙顏魯公石幢事曰會昌中有詔  
大除佛寺凡堂閣室宇關於佛祠者培滅  
無遺今遣御史覆視之州縣祗畏至於碑  
幢銘鏤贊述之類亦皆毀瘞此州口元寺先  
有大師魯國顏公以郡守僚吏州人等為連  
帥田氏八關齋會鐫紀大幢亦鑿缺仆埋因

訪其遺文於前刺史唐氏之家得其摹本

命工補刻大中五年正月一日金石文字記

右唐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顏魯公摹  
并書筆力嚴整不減曷情畫贊惜乎文  
字滅沒關一百九字因以魯公文集校補以便  
快讀朝散大夫使下關持節宋州字徐向  
等下關奉字左右僕射知省下缺事兼御  
字之所建也下缺公名起下缺孝字安人務在  
於撫下缺柔况字緝熙下缺故能殿天字佐

今下缺右僕射李公忠臣字思明懼忠下缺臣  
圖已令公字公斬下缺德信走從諫遂并其字  
副元帥李下缺光弼請公字又討敬缸下缺缸  
歸順焉史字封信下缺都郡字每食宿下缺  
皆躬自省視字二年拜下缺汴宋節度遷兵  
部大曆二字妻信安下缺郡王禕女為涼國  
夫人字居常不離下缺左右閱讀史書或時  
疾字二寺下缺以祈福祐五年字功下缺既高  
字忽嬰熱下缺疾沉頓字是即下缺我公

字入於烈下缺熬矣字徐君悅下缺而從之  
來字開元伽藍將下缺佐爭豕豕惟字一千五百  
人為下缺一字者壽百姓張下缺烈等設字  
又按碑本淪骨髓文集作淪字息文武將  
吏集作衆字羯胡構遂集失胡字又討  
敬缸集作詩字都六軍集作六年清河  
張氏集作清州則又集本之訛也元年拜  
戶部尚書集作授戶部睦於姻黨集作親  
黨不如薰集作茹葷禮識不絕集作禮

懺則當從碑為正也首題顏真下當缺卿  
誤字篆尾唐下當缺行宋字則又推而可知  
也  
按碑曰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守陳留陷思明  
斬德信走從諫襲敬缸讓侯希逸破法子  
營封信都郡王等事舊史皆無之而新史悉  
合必歐公得此碑而更定之也新史又謂八年  
自力入朝卒代宗為飯干桑門追福然七年  
壬子得疾宋州官吏為之祈禳至八年卒而

朝廷又為飯僧追福可見當時從信釋氏之深  
也二條金石評攷

### 東方曼倩畫像讚碑

東方畫像贊碑陰記顏魯公書石刻在陵  
縣陵即古平原郡也故城址猶存今僅三之耳  
碑已再刻余所得乃舊本雖小模泐然其峭  
骨道氣滂鬱奮張亦足辟易餘子余謂東  
方生跡固奇詭然以道遙流易之度處虛實  
有無間夏侯文亦時有壺公蒯子意獨公善



太徽整未稱所以發之不若留右軍寫其情性  
可也語固涉狂公復生不能不頰首耳弇州山人稿  
東方曼倩西贖昔魯公守平原時為書今  
其石刻剝後世復為摹搨以傳然魯公於  
書其神明煥發正在筆畫外若卷朱墨而  
印於石者此待詔書尔果有道耶公之書幸  
今猶有存者更數十百年後石破字缺人間所  
得皆其傳摹見者必唾而笑之其書不足傳  
也廣川書跋

此碑在山東陵縣王元美曾得舊本余所收乃  
長安故家者小小磨泐當與元美家搨本同  
書法峭拔奮張固是魯公得意筆也元美  
謂東方生跡固奇詭夏侯文亦有壺公小劍  
子意獨公書太徽整未稱不若留右軍寫其  
情性可也余則謂魯公忠義而好神仙小說載  
公後後指甲金色透出手背又寄家人手書  
事雖涉怪誕而亦可證公深於神仙之術固  
東方生千載至契也然其筆却無物外姿

態不如書汾陽家廟大是本色石墨鵝筆

右唐人所摹東方朔畫像贊圭角混融而光  
精熒然非滌知音人筆法者不能予在中秋  
獲觀褚登善鈎搨黃庭經與此心同雖帝  
墨亦不殊信可寶也宋鸞坡

此讚在山東陵縣書法較他刻更嚴整余以  
晏倩生平極詆譎後世乃有以極正之筆書  
其讚者使晏倩見之當為骨竦銷夏記  
此碑久毀東明穆先生得古搨重刻之石其期

立等字多偽想其元搨湯滅者時有之矣予  
前過平原留意蹤跡之迄不可得後乃購得  
此本字更明恚何嘗有偽字且其篆題兼  
存尤古雅峻峭全無鈍質俗態此時陽冰  
稱高手乃其文采風流不及此十二字也其贊  
字視顏他書獨瘦勁恬適與家廟碑相上  
下蓋公中年制作最為得意想此搨在  
穆先生所收數百年之前可見世之罕物時  
在人家但不易遇耳因此復銳志蒐羅媿不

出里卷不得使之無睚而來其保持之殷當  
何如墨林快事

碑陰記

余既得先生畫贊自記希有之遇矣其後  
又得此記字比畫贊更大而筆尤豐偉鋒芒  
轉換一二如新蓋搨更在前者遂成完璧其  
題乃八分魯公今書更少見尤可寶也記稱廟  
象捏素為之二細若旁侍風流可想而書之年  
為天寶十三載亂在目前而平闇李宋四公

又以北平王判官巡按狎至然魯公兄弟又伺其  
旁則亂萌即兆又相參錯可為有國之永  
鑒則公所為拓韓君開元八年之新碑而大  
書之者非急也關係治亂當傳之百代耳

林快事

工部尚書臧懷恪碑

臧尚書墓碑顏魯公篆并書尚書墓在陝  
西三原縣顏公此刻人間少傳余向以使事道  
陝得之尚書七子希崇希旭希沈希愔希

景希晏希讓皆為顯官而希讓至魯國  
公顏公文集復有臧氏糾宗碑書七子官爵  
與此不同 金薤琳琅

臧懷恪碑顏魯公墓并書懷恪再為王暉  
蕭嵩兵馬使積官右武衛將軍封上蔡縣  
侯三贈而至工部尚書則以子希讓貴故也  
兄懷亮至左羽林大將軍懷恪有子七歲  
顯而希讓至尚書節度使魯國公碑稱兄  
弟子姓勛賢間出自天寶距於開元乘

朱輪而拖珪組者數百人而唐史不為立傳故聊  
載之書法偉勁不減家廟茅山而石完不泐  
尤可喜也金石錄又載韓擇木書第三子太  
子賓客希忱碑及希晏碑以韓秀弼書  
之希讓曾子也而能為不朽計乃亦誠有過  
人者矣 弇州山人稿

臧將軍碑視魯公他書差勁峭且石又完好  
鋒穎都具墨寶也 銷夏記

今在三原縣九陂城臧氏墓上文有廣德元

年十月字碑歷叙臧氏自魯公子疆及僖  
哀二伯文武二仲而其下又列丈人子原義  
和榮緒按莊子文王寓而政於臧丈人下距  
魯隱公殆四百年不得以為公子疆之後且莊  
子中名氏多是寓言不可為據子原乃漢  
臧洪原字从厂从泉後人復添三點今後漢書  
作子源 金石文字記

顏魯公奉使題字

顏魯公奉使蔡州書今在同州其上有魯

公畫像 書曰真卿奉命來此事期未竟  
止緣忠勤無有旋意然中心恨、始終不改  
游於波濤宜得斯報千百年間察真卿心  
者見此一事知我是行而足達於時命耳  
又曰人心無路見世事只天知下有題曰觀此  
筆跡不顯歲月以事實攷之蓋使李希  
烈時也希烈以建中元年陷汝州盧杞建  
議遣公奉使至元 宋諱貞元年八月丙戌  
故作正 公不幸遇害困躓賊庭者踰二年必加於

頰而色不變度無還期誓不易節蓋書此  
以自表云請康元年七月壬申朝散郎秘閣  
脩撰知同州軍事唐重書金石文字記  
送劉太冲叙  
顏魯公送劉太冲叙鬱屈瑰奇於二王法  
外別有異趣朱元章謂如龍蛇生動見  
者目驚不虛也宋四家書派皆出魯公亦只  
爭坐帖一種耳未有學此叙者豈當時  
不甚流傳耶真跡在長安趙中舍士禎家

以余借摹遂為好事者購去余凡一再見  
不復見矣淳熙秘閣帖亦有刻容臺別集

麻姑壇記

顏真卿摹并書小字心書  
按魯公立此碑元作大字今有

拓本而石止其小字者乃別本後人補刻非初碑也大曆六年

今在建昌府南城縣麻姑山萬曆初年重刻

金石文字記

唐麻姑仙壇記顏魯公撰并書在撫州又有  
一本字絕小世亦以為魯公書驗其筆法殊

不類故正字陳無已謂余嘗見黃魯直言  
乃慶曆間一學佛者所書魯直猶能道其  
姓名無已不能記也小字本今錄於後使覽  
者詳其真偽云 金石錄  
小字麻姑壇記或疑非魯公書魯公喜書大字  
余家所藏顏氏碑最多亦嘗有小字者惟  
于祿字書註最為小字而其體法與此處  
記不同蓋于祿之註持重舒和而不局促此  
記道峻緊結尤精悍此所以或者疑之也余

初亦頗以為惑及把玩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  
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故聊  
志之以釋疑者 集古錄

右唐小字麻姑壇記顏魯公集并書在今  
江西南城縣之麻姑山歐陽公謂或者疑其  
非真而復以為筆畫有法非魯公不能書  
也趙明誠謂陳無已嘗見黃魯直言此乃  
慶曆中一學佛者所書魯直能道其名觀  
陸放翁云魯公麻姑壇記有大小二本蓋用羊

辨子峴山故事通志金石略載魯公書亦有  
小字麻姑壇記則歐陽公之說與魯直之言  
又似不足信元柳待制道傳云麻姑壇碑小  
字楷法尤精緊比間舊石焚毀山中雖重  
刻無復當時筆意則亦以小字為顏書但  
謂石已不存非也吳文正公云麻姑碑在吾鄉  
舊為雷所破重刻至再字體浸失其真則  
被焚者乃臨川大字本而南城之石至今固  
無恙也

金薤琳琅

作字大至方丈小至粟粒其位置精神不差豪  
髮然後為畫如此字與中興頌參較當知予

言為信

姑溪集

顏字小者最少惟此撫州仙壇記最為千古之  
尤物自永辨以來六百餘祀膾炙人口鋒芒之  
內精神之外一無減損此雖中得名詰為之  
護持引延然非其光怪陸離太和洋冶自足  
以永於宇宙之間而不可滅似有神物為之守  
禁者亦不可得如此堅且久也

墨林快事



撫州有魯公仙壇記字形大如指頂筆帶  
有隸意魯公最得意書也不知何時毀壞  
世無見者余收此本得之故恭順家宋以前  
搨楮墨精好最所秘惜至行世蠅頭小書  
乃慶曆中人偽書載金石錄而今舉世奉為  
楷模誤矣杭州姜滙思有宋搨大觀第九本  
余家正少此乃持以換仙壇本去今所觀者乃  
忠義堂本身銷夏記  
往見魯公所書麻姑壇記皆小字甲戌夏景

陵吳既間驥之子鼎彥來京師求作其父遺  
集序遺余麻姑壇記大字末云奉議大夫建  
昌府知府梁伯達重建按集古錄跋麻姑壇記  
云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為人尊嚴剛  
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僊之說謂此  
書也別有小字麻姑壇記一跋云右小字麻姑  
壇記或疑非魯公書余家所藏顏書碑最多  
未嘗有小字者惟干祿字書注最為小字而  
體法與此記不同蓋干祿注持重舒和此記

道峻緊結尤為精悍此所以毅之也及把玩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度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陸務觀之魯公麻姑壇記有大小二本蓋用羊牯子峴山故事都元敬金薤琳琅引柳待制道傳云麻姑壇碑小字楷法尤精緊比聞舊石焚毀山中重刻無復筆意亦以小字為顏書但謂石已不存非也吳文正云麻姑碑在吾鄉舊為雷所破重刻至再浸失其真則被焚者乃臨川大字本而南城

之石至今固無恙也今大字本蓋臨川舊石燬後梁君重刻於建昌者草廬所謂浸失其真者是也

帶經堂集

夫代與世移物隨時變居今鏡古匪蹟何稽石磴紅泉靈運之風流尚在銀鈎鉄畫魯公之生氣猶存若乃紀化仙都顯神丹於木石抽竒冊府寄藻思於縹緗則所謂昔人已矣遺跡依以故點綴陳蹤聽之乘除大運俾千載而下意氣相感者得有攷焉

麻姑仙壇記魯公手書小楷并碑陰附刻褚河南虞永興歐陽率更柳河東諸小楷俱稱神品不知何年遺失山澗中謂為好事者携去宋景祐間一樵豎偶于山澗鋤得之斷其一角故曾子固詩云碑文老勢信可愛碑石亦缺誰能鑄後人每琢之謂翻刻新本不如也二

條麻姑山丹霞洞天記

撫州南城縣舊有顏魯公麻姑仙壇碑後分南城入建昌碑隨入公廨聞為一守橐之

歸而命俗工摹一碑於郡今所相傳者是也余覽顏書小楷景為難得而屢經摹仿失其故吾每用慨惜爰是廣訪宋搨命良工精刻函之邸中用存故事其碑陰衛夫人等書下並留不差毫髮臨池者尚鑒余之苦心哉益王潢南道人題於遜學書院  
仙都觀壇即蔡經故居王方平來會仙人麻姑之處顏魯公記其事手書入刻往在京師見一舊本筆法奇勁精采煥發

義大節披覽間畧具世尤珎之當時購之不  
得後十餘年來守建昌此刻匣貯郡齋啓視  
之石方廣盈尺中斷字多磨滅不可辨為之  
慨然偶過近溪羅大參出所藏舊本點畫  
波發與京師所見毫髮不差何異龍劍之  
合遂鐫之以傳郡之舊跡碑陰有唐衛夫  
人褚河南虞永興歐陽率更薛稷柳河東  
李北海諸小楷書家謂小楷難工右軍黃庭  
經外絕少是數家之筆跡真可與公仙壇並

傳者也因併刻之萬曆乙酉六月一日雲間季  
膺書

是碑失去既久洪武初郡守新學宮見舊墨  
聖座東偏爰委仙都道士立石殿隅今具在  
也正德中山樵樵監於澗應拾出其碑版字  
跡猶無恙先君以其奇遘輒珎齎一幅後碑  
入郡中漸就剝裂觀者每為悵快茲郡公  
山季先生將圖翻刻而莫獲善本暇日過從姑  
山房肆覽遺墨得是冊色喜遂命工入石與

四方好古者共之嗚呼是碑相傳已歷千載  
中間隱而忽現失而忽得裂而忽完若蛟龍  
幻化莫可方物是固魯公之精英貫徹今古斯  
能如是然微我廬山先生而孰與成之吾儕當  
知所以歸德矣郡人羅汝芳敬書已上三條  
蓋王重刻碑跋  
金殿鎮昭回翰墨錦雲張風雷氣魄真靈應  
千秋白石磨無磷萬載忠誠貫日光屈曲龍蛇  
滄海桑田直渺茫丹竈烟消遺址在古壇夜

靜月蒼蒼  
左逸士泐題

顏碑刻於唐大曆六年魯公墓文紀山迹也  
石臚書工良足珍重元季兵燹流落人間永  
樂初為薊州衛知事郡人雷豫所得成化  
紀元其子恭獻於府遂什齎藏之蓋欲其  
可久也嗚呼公之節義感於人字書特其餘  
事耳猶不忍泯沒如是要而古人思名伯而  
愛甘棠之意同志君子弥致寶重毋令更  
流落可也謝士元

余所收大字仙壇記未必是原碑大都是銷夏  
記所云忠義堂本也另見一本或是建昌重  
刻遠不及此其小字者銷夏記據金石錄直謂  
為偽書金薤琳琅辨之最明無可疑其偽  
也余收得二本字法精妙搨亦極工中有斷處  
殆原碑所搨本致乏寶惜余親家范舒山  
侍御令南城時貽余一本蓋萬曆初年所  
刻余所藏二本實勝之范云重刻碑今亦不  
存光燠識

### 顏氏家廟碑

右顏魯公家廟碑石刻四面環轉在開中  
後廟燬宋初有李延罷者語郡守移置  
之結法與東方畫像贊相類而石獨完善  
少殘缺者覽之風稜秀出精彩注射勁節  
直氣隱々筆畫間吁可重也天寶間安氏  
蹴天柱折而力扶之者鄭尚父張睢陽平  
原與常山四耳顏氏獨擅其二碑之所以  
重者寧獨書哉弇州山人稿

此碑李陽冰篆額魯公撰并書石四面環  
轉製法精工廟不知在何處後燬宋初有  
李延罷者語郡守移置文廟此書結法與  
東方朔賞心同勁節直氣隱之筆畫間石  
墨鐫華

古人之七世之廟可以觀德魯公之先後何其輝  
映也文學之優清貴之選人世可及忠烈之  
著褒卹之稠何可易得而况魯公以精忠  
大節之括秉筆而叙也休哉殆庶之貽與

孔氏爭光矣魯公此碑則洵之和雅不露鋒芒  
如韋甫雖有聲容之儼焉其在賊中題  
已像則又錚錚不可狎抑真與日月為  
昭蓋公之忠孝大闢培植素厚故其出之胸  
中與取之筆下迥然不同

墨林快事

碑在西安文廟文刻四面制作精工魯公忠孝  
植於天性殫精竭力以書此碑而奇峭端嚴  
一生耿大節已若顯質之先人矣

銷夏記

郭氏家廟碑

始之國朝乾隆二十二年歲真

唐贈太保郭敬之廟碑廣德二年顏真卿篆并正書古今法書苑

碑今在陝西布政司乃汾陽父敬之廟碑文與書俱出魯公手以一代偉人之家廟非得一代偉人之書不足當之可稱古今二絕碑陰載汾陽兄弟九人皆列大位正史所傳幼明人也所載汾陽封拜亦與史小異銷夏記

廣平郡文貞公碑蘇軾宋文貞公碑并碑側記皆顏魯公篆并書文

貞墓在沙河縣碑久埋沒土中近余友方思道作縣出之重樹於墓以搨本見示金石錄謂碑與新史不同者二事又謂碑側記文貞逸事甚詳而新舊史皆無之余家藏魯公文集中有此碑因得比較以補石本之缺但其文時有小異如集本云建一言而天下倚平碑一言作一陽集本云曾祖弘俊碑作弘峻集本云嘗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公吞之碑作大鳥銜書吐公口中而咽之集本云



欲優游自免碑自免作鄉里集本云左右  
震竦碑左右作天后集本云勅使馳救之  
碑救作赦集本云與執法通同碑作與  
執政通問集本云玄宗將幸西蜀碑作中  
宗將幸西京集本云公威氣詰之碑氣作  
色集本云東宮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  
異議碑作春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集本云  
駕幸洛陽碑作駕達東都集本云馳道  
險隘行不得前碑作馳道隘稽車騎不得

前集本云以臣免之碑臣字下有言字集本  
云毋寵子愛碑作毋寵子異集本云勅公按  
覆碑無勅字集本云置之座右碑之作諸  
集本云仲冬十九日碑作十有九日集本云  
喪葬官供碑喪作器集本云戊寅歲五  
月碑無歲字集本云叨太僕之下烈碑烈作列  
集本云義形言色碑言作顏集本云既遷  
鄴城碑遷作還集本云汗洽流漿碑流作  
如其不同者又如此則趙氏之所未及也

金薤琳

余始有碑側記又後一歲乃得碑文頗剥  
蝕其行筆與記全異碑辭內稱公雅善  
戲謔不常矜莊孔所誣諧人輒疏取昔人  
見公賦梅花以錢心石腸為怪故不足怪也  
非所望於蕭傅亦是一証太史公讀張文成  
事而歎其偉然丈夫乃如好女子世固有不可  
曉者

宋文貞公神道碑側記顏魯公摹書石刻  
沙河云剛勁大節相埒書亦稱是真足三

絕第其筆以取勢為主微顏徐吏部而  
力過之不免奔驥渴視眉山寔得此法作  
擘窠書愈增怪偉黃豫章獨印賞  
以為瘞鶴銘之流亞噫惟其似之是以嗜之

然耶

二條弇州山人稿

此碑書法方整中帶有虛和視他書稍異尤  
為可寶余以崇禎己卯於後河南親至碑下  
見石雖漸泐然規畫尚可撫摹搨一帑置輿  
中共晨夕者經年

銷夏記

錐沙三喻皆喻藏鋒不知出鋒亦有之因出  
鋒之道故成藏鋒之渾此碑是也東坡偃  
筆雖形類顏失在用筆矣其學王僧虔  
亦然容臺續集跋仿宋廣平碑側帖  
右廣平文貞公碑顏魯公書在今沙河縣  
之東北康陵丁丑之年太末方思道為沙河  
令碑已斷沒出之古中銘二百斤鍊貫而續之  
今方公所為修復封樹皆無存矣惟此碑屹  
立於風霜烈日之中恐亦不能久也歐陽文

忠公以謂魯公真跡今世在者得其零落  
之餘猶足以為寶今此碑剝蝕猶少況以  
廣平之重使歐公得之其為珍賞當倍他  
書矣歸太僕集

千福寺多寶塔碑謝志縣東六縣首卷臚  
右千福寺多寶塔碑岑勛墓顏真卿心  
書顏公之書多矣惟此碑盛傳人間歐陽公作  
集古錄跋尾而此獨見遺惟趙氏金石錄有  
之謂多寶塔者僧楚金所造楚金嘗寫法

華經千餘部寘塔中趙氏復謂於七大夫  
家數見之則楚金之書至宋猶有存者

薤琳琅

魯公正書惟此碑最著以其字比諸碑稍小  
便於展玩耳而結法視東方朔家廟碑  
似覺少遜王元美曰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  
無佐史之恨信然碑舊在興平千福寺不知  
何時移立西安府學中石墨鐫華  
魯公書多寶佛塔最窮東而世人最喜如

杜少陵書佳處滿卷而學者徒取其硬澁  
此殆曹子建所謂蘭茝生香人之所嗜而海  
畔有逐臭之夫者也嗟世人若不具隻眼而  
隨人語言以評古書又曷足以言心賞耶 蒼潤  
軒帖跋

魯公之石布滿天下或滅或闕而琅玕千古惟此  
碑最永釋氏所云不可思議豈此碑固將  
與蓮經共無極已耶此書最謹嚴雖少似  
拘束而天全神活自得之趣盡然欲流固是

平原之傑作可自為宇宙間一物無借世  
乾也 墨林快事

骨不難力西之不可思義豈非堅固欲  
魯之文亦謝天下後流後開而舉之千古壯

博學

與人語必詳如聽又語以之言不覺其

半石遂莫人夫能為語也為人者不具其

其能也其能也其能也其能也其能也其能也

其能也其能也其能也其能也其能也其能也



